

远去的鼓声



.5

曹玉模中篇小说选集

和尚桥 桂花庵来信 ●

晨雾 远去的鼓声 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远 去 的 鼓 声

曹 玉 模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375 插页2 字数172,000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44 定价：0.66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四篇中篇小说,其中《桂花庵来信》、《归客》、《和尚桥》三篇,从不同的角度选材,揭露了“左”倾错误和林、江反革命集团在一个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危害,颂扬了正直善良的共产党员、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的高尚情操;《远去的鼓声》一篇,写的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农村试行生产责任制,在地、县委级干部中引起的思想冲突。这些作品,文笔流利,情节感人,乡土气息浓郁,所写人物,亦多具有较鲜明的形象,读后给人以启迪。

目 录

桂花庵来信·····	1
归 客·····	74
远去的鼓声·····	134
和 尚 桥·····	219
后 记·····	263

桂花庵来信

第一封信

××：

整整坐了两天汽车，我们终于到了畜牧农场。

刚进入六月，江南就这样的酷热，中午的太阳象火一样煎烤着皖南起伏的岗峦，一丝风也没有。松树耷拉着枝叶，秋斑草卷了头，地面上的碎石子象刚从火里拨拉出来的。暑气阵阵，大地似乎也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烈日下，碧苍山畜牧农场总部的篮球场上，我们上午刚到的几十个右派，有的抽出毛巾顶在头上，有的事先做了准备，带来了草帽；一棵只有伞大的小荫凉树下，坐着十几个人，还有的溜到附近的屋檐底下。一双双无神的、呆滞的眼睛，在打量着这座畜牧农场的总部。

哪一座房子，哪一道门是总部组织科呢？

我们站在这里等待总部组织科来人宣布去向。这个畜牧农场规模很大，下设十几个分场，分散在方圆百十里人烟稀少的山岗上。原来是农林厅为建立茶叶基地创办的，为了适应

即将到来的三改高潮，全省大部分旱地要改成水田，预计全省畜力紧张的局面就要到来，所以经营方针改变了，由财贸部门，从外地进口来许多牛马优良品种，成了繁殖、饲养大牲畜的基地，兼带种植饲料，栽培果树……现在，它还有个附带的作用，反右派斗争快要结束，这些人不能留在机关；审干工作还在进行；机关要精简机构、大批干部要下放，要为这大批人准备个大熔炉，改造和冶炼他们。

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。大概总部组织科的干部正在午睡，把这一批刚到的右派先生们忘掉了。酷暑烤得我们实在吃不消，各人就找个荫凉地方坐下来，双手抱着膝盖，把头低在两腿夹当，连一声轻微的叹息都没有，一个个似乎神经麻木、失去知觉了。

三个多小时过去，终于从对面房子里走出来两个人，一个矮矮个子，白汗衫、短裤头，手里拿把芭蕉扇，挡着烈日；后面跟着一个细瘦的高个子，满脸粉刺斑，一出场就是紧皱着眉头，一双直勾勾的眼睛，象两把扫帚，把周围的右派全部扫了一眼。之后，把大手一插：“谁叫你们东一个西一个，仰着坐着——统统出来集合！”

声音很高，象炸雷似的。右派们慌里慌张，跌跌撞撞，顾不上坐酸的双腿，也想不到烈日如荼，跑出来集合了。

“立定！站两排！”细瘦的高个子大声训斥道，“你们忘掉什么身份？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吗？怕太阳！怕流汗！能行吗？这么吊儿郎当的……统统站好！把头低下来，听姚科长宣布你们去向……”

被称为姚科长的矮个子，面色和悦，他慢慢摇着芭蕉扇，

向高个子耳语了几句，然后又回过头对着我们说：“这样吧！不必在太阳底下干烤了，都到食堂里坐下来吧，解散。”

大家立刻向这位姚科长投去了感激的眼光。虽然只是几句话，换个集合地方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口干舌燥、心焦如焚的人来说，就象有一股清冽的泉水流过心头。

那高个子弄得很没趣，连忙转弯子说：“你们都是知识分子，以后要自爱。”

大家进了食堂，坐定之后，姚科长拿出一份名单。在没有正式宣布名单之前，他向大家介绍了那位高个子，他名叫常寄尘，是桂花庵分场场长，今天是来总部开会，听说有一批右派要分到下面去，他就此陪着姚科长来接人，因此就提前将分给他的人喊出来。桂花庵分场是专门饲养牛的。我们听到了姚科长的介绍，再回头想想他刚才那副面孔和那种训责人的声调，我就在心里暗暗的祷告：“上帝保佑，千万别把我分到他那里去。分到这样领导手里……又是养牛，什么样的牛呢？牛是个活口货，服侍不好……”

“谁叫李洪谟？”姚科长第一声就叫我。

我浑身哆嗦一下，心里咔咚一声，热汗立刻变成冰块，一点也不感到热了，晃动着双腿站了起来。周围的眼睛一起望着我，那眼光里充满了担忧、惊讶、恐惧……还未等我应一声，常场长已经把手招了一下：“喊到名字的，就站到我这边来！”

我只好提着行李卷顺从地走过去。

“谁叫田迎春？”姚科长眼睛离了手中表格，抬起头向人群中扫了一眼。

坐在窗口旁的一个中年人站起来，大家又把眼睛转向他。四十多岁，白白净净的长方脸，宽宽的额头，大大的眼睛，头发上还落满了刚才在路上被汽车卷起的灰尘；他的眼睛一直是看着窗外一朵飘动的白云，听到姚科长喊他，他也没有把眼光收回来，轻轻的应了一声。

姚科长连忙收起摇晃的芭蕉扇，神色感到惊讶，眼睛不时地把田迎春打量又打量。田迎春，这名字好熟悉啊！食堂所有的人都似乎对这田迎春三个字进行思索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省农林厅厅长吗？反右斗争后期，报纸上不是连篇累牍地登出批判他的文章吗？他是在一次全省农田改革座谈会上带头攻击省委农田“三改”计划的带头羊，是所谓敢于摸老虎屁股的人物，是全省烜赫一时的大右派。我记得报纸上有一篇锐利的杂文，题目叫《犹抱琵琶半掩面》，是揭露他是全省反对合作化的所有的右派的总后台，总老板。他的亮相，似乎替这群右派增添了光彩，能和这样的老党员、老厅长在一起接受改造，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？他好象有股力量，使在座的右派都渐渐安定下来。

“好！你坐下！”姚科长彬彬有礼。

随着他的坐下，人们又发现在他的身旁，坐着一位模样儿生得十分俊秀的妇女，只有三十出点头。大概刚才在露天底下戴着草帽，面孔被遮住，显不出她的真面貌。现在草帽拿掉了，一绺弯曲的波浪式的头发，掩映着她那苍白的面颊，两只眼睛，含着凄婉的神情，一直在凝视着脚尖，似羞似愧，看见人都注视着她，她立即低下了头。

没想到同伙中还有个女右派！凭她那象鸡蛋白样的皮肤，

到这里来接受改造，别说叫她劳动了，只叫她到山岗头上站一天，也要把她烤化掉。

“你就是姬秀婷同志？”姚科长把眼睛抬起来，望着她说，“你是属于下放干部，怎么也跟着他们……”他说到“他们”停住了话头，显然“他们”是指这伙右派，包括田迎春。

“我是随老田来的！”姬秀婷微微抬了一下头。

啊！她原来不是右派。

看样子，她是田迎春的妻子，能带着老婆下来改造，就不是一般的右派了。投向田迎春的眼光又充满了羡慕，这也许是党组织对犯了错误的老同志一点照顾吧！食堂里鸦雀无声。

“你是医生吧？”姚科长问。

“我是跟医生后面端盘子的！”姬秀婷始终低着头。

“那你站过来……”姚科长说，“你到总部医院里去……”

“不！老田到哪里，我就到哪里……”姬秀婷拉了拉裤脚，似乎要把她穿的那双有点刺眼的高跟凉鞋遮住，“我们医院动员我，是随老田下放的，还是让我通过劳动，改造……”

“那很好嘛！”常场长的一双眼睛始终正视着姬秀婷，他露出一丝微微笑意，“我们桂花庵分场离总部太远，职工反映到总部医院看病很不方便，早就要求成立一个医疗所，就把姬同志分到我们那里去吧！我腾出两间房子……”

姚科长思索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接着，他又继续念名单：“谢晓锋、朱鹏……”

屋角落又站起两个人。谢晓锋也只有三十岁，在听到喊他的名字时，做了一个鬼脸，在胸口划了一下“十”字。朱鹏，是个瘦巴巴的矮老头，戴一副鼓得怕人的近视眼镜，穿一身杭

纺褂裤，闻听到喊他的名字，连应了几声：“啊、啊……”脖子下的肌肉连续地跳动，双手也在哆嗦。

又连续喊出几个人，站到一边。常寄尘场长又把我们年龄、籍贯、原来的工作单位，重新作了一番登记，一起写在他的笔记本上。田迎春，当然不用说的了，他是堂堂省农林厅长，十一级干部。姬秀婷虽不属于右派，大概也是沾了右派的腥味，要不，她一个省里大医院里的高干病房护士长，怎么会跟着我们殊途同归呢？谢晓锋原是黄梅剧团导演，朱鹏是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当然他们也很快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由常场长带领着，我们就向桂花庵出发了。

.....

第 二 封 信

××：

当天傍晚，我们就到了桂花庵。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里开始我们的改造生活。我们犯了错误，就应该虔诚真挚地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我们的错误（不！应该说是罪行），也希望眼前的新生活能证实我们当初说的话是错误的。

我和谢晓锋、朱鹏住在一间破瓦屋里。田迎春和他的妻子姬秀婷住在一间半边披小屋里。桂花庵这地方原先是个尼姑庵，庵前庵后都种有桂花树。在我们破瓦屋窗外，至今还留有一棵古老的桂花树，足有钵头粗。当我们一看到这棵桂花树，心里就荡起喜悦的涟漪，也许我们想到古书里有“蟾宫折桂”的传说，它能象征我们美好，会给我们带来好运道，桂花树毕

竟是种吉祥树啊！随着时间象流水一样的流逝过去，我们的处境也一天天好起来。

亲爱的妻子，也让你在遥远的地方暗暗祈祷吧！

从昨天开始，我、田迎春、谢晓锋、朱鹏就被常场长编成一个放牧小组，拿起鞭杆放牛了。这里养的牛全是秦川牛，出生于陕西省的八百里秦川平原，是我国最优秀的牛种之一，浑身的毛色全呈栗壳色，个大、体壮、有韧性，如果迎着早晨的太阳，它身上的毛色就象油光闪亮的绒缎，色泽光滑，还有一对碧玉般漂亮的角；四只蹄子象四个倒砍过来的瓦钵子，走起路来，挺拔有力，拉车、犁地、运输、驾辕都顶呱呱的。但是这里饲养它们不是叫它们干活，而是纯粹为了繁殖，为适应全省农田改革计划，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充足的畜力。在我们四个人饲养的六十头秦川母牛中，有一条公牛。这条公牛长得就更雄伟，要比一般母牛高几尺，身体粗壮得几乎象条大象，就说它的脊背吧，宽阔得能放上两桶水，四条腿就象四根石柱，离多远就能听到它走路的咚咚声，它如果站在窗口下，屁股就能把窗口堵得圆圆的见不到一丝亮光。它是这群母牛的“丈夫”，所有母牛都是它的“妻子”，所以它在牛群中骄横跋扈、作威作福，就象一个贪花爱柳的蠢皇帝，视天下美女为己有……

常场长告诉我们，这条公牛花了八千多块钱才从陕西买来。它和我们附近一个分场里的一条从苏联进口来的顿河公马，号称为我们畜牧农场的一对“旗杆”，这一对“旗杆”就代表畜牧农场的门楣，要靠它们繁殖子孙后代，为农场烜赫声威。

我们就称这条公牛为“旗杆牛”。

常场长明确宣布：“你们几个人负责饲养旗杆牛，是党对你们的信任，考虑到你们四个人，当中有三个过去都是党员，党籍被开除，党性还有吧！是给你们有个重新立功的机会。旗杆牛养得好，牛群繁殖率高，就会提早摘掉帽子，要是旗杆牛在你们手上出了差错，饲养上出了毛病，生灾害病……如果是有意破坏、发泄不满，那……”他不说，我们也明白他后面话的分量了。

看样子，我们四个人的前途、命运就绑在这条旗杆牛身上了。

今天开始，我们四点钟起床，赶着牛群上山放牧“露水草”（草上带着露水，牛才肯吃）。要知道，这山上露水，象毛毛雨似的，一上山，就得准备浑身湿透。人说“八月露水淹死马”，虽然还没有到八月，可是露水已经湿了我半身衣服。白天，跟在牛群屁股后面攀坡、越涧、追赶……一天下来，要跑八十多里路。晚上还要在牛栏外面守夜。这山区花脚蚊子个大嘴尖，叮得牛群卧立不安，我们还要在牛栏周围，烧起苦艾用烟熏赶蚊虫……

夜里，虽然很累，还是睡不着觉。一合上眼睛，满脑子里就是那些栗色的脊背，互相挤擦着、滚动着、奔跑着……就象山洪暴发，掀起奔腾翻滚的黄色浪头。要不就是那条旗杆牛，瞪着象一双昏暗的灯泡似的大眼睛，翘起尾巴，低着头向我冲过来。

昨天晚上，我就做了一个恶梦，梦见旗杆牛被人用刀砍伤了，蹬着四只蹄子躺在一片低洼的草丛里。常场长带着总部派出所的公安战士，用手铐把我们四个人全铐了起来。梦醒

之后，我浑身直冒冷汗，牙齿哆嗦得咕咕响。于是，我就追溯梦源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我想起白天放牧时，旗杆牛吃不惯皖南山区粗硬的秋斑草、带锯齿的白茅草，它就带着牛群东奔西颠，一会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，一会又从那个山头跑到这个山头，我们几个人围也围不过来，拦也拦不住。老田就吆唤谢晓锋去稳住旗杆牛，想把它的鼻子抓住，谁知它猛地给谢晓锋一角，亏得谢晓锋当过演员，练过武功，身子灵活，一个鹞子翻身，逃过了它的冲击。谢晓锋本来对他的处分就是思想不通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在鸣放时提的几条建议，不是蓄意反党，建议的中心思想是克服官僚主义，善良的愿望反而受到报复。到桂花庵来放牛，他情绪最坏。这次险遭旗杆牛的锐角挑出他的肚肠，激起了他的无名怒火，他从地下爬起来，摸起一把长柄挖锹，就向旗杆牛冲过去，幸好老田从后面追过来，拦腰把他抱住，夺下他手中的锹。大概就是这次惊心触目的场面，使我夜里做了一场恶梦。恶梦虽然过去，但是在我的心底还有许多余震和颤抖，能否把这群秦川牛养好，关系到我们的命运啊！如果你有空闲的话，也为我们这群牛、这条旗杆牛，给个良好的祝愿吧！愿牛群兴旺发达，繁殖更快。这也象你临别时的祝福：“为了你，为了孩子……”

这封信就写到这里。

第 三 封 信

××：

新的生活并不象春天山涧里的溪流，映着青松翠竹的绿

影儿，带着嫩草鲜花的馨郁味，琤琤淙淙象拨动琴弦那么平静，那么美好。现在这里生活的溪流已经开始出现漩涡、暗礁。那位常场长把我们当作“客人”相待了几天以后，开始向我们板起面孔。前天，为了一件小事，有损他的尊严，就狠狠训斥了老田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历史教授朱鹏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弱，我们为了照顾他，叫他留在家里挑水。怪我们没有经验，以为挑水是个轻活，谁知几天干下来，发现这个活儿不但不轻，反而很累。几十头秦川牛每天要喝几缸水。牛棚设在山坡上，泉水在山涧里，挑一担水要爬很高的一个山坡。每当夕阳西下，黄橙橙的残阳照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山径小道，看着他用一件旧褂子叠成好几层，垫在肩膀上作为“垫肩”，双手捂着扁担，皱着眉咬着牙，忍着难以忍受的肩疼，佝偻着腰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一担水挑到牛棚附近，总要泼掉半桶。我和老田看到这种情景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朱鹏今年已经五十多岁，过去一直是蹲在书斋里的，是省内研究钟鼎文的泰斗，他对远古时代出土的青铜器、甲骨文，图案夔纹，是颇有研究的。他哪里研究过这挑担子的窍门，只是凭着一点薄弱的体力，靠肩膀把水背上来，这能维持多久呢？老田悄悄同我商量：“不能再让朱鹏干这样的活了，要是把他累垮了，把老命丢在这里，怎么办？党员把重担子让给别人，自己拣轻活，人家知道不是要骂我们吗！对党的影响多么不好！”

当时谢晓锋也在场，就冲着老田说：“把你党籍开除了，你还一口一个‘党员’，张嘴闭口‘党的影响’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老田瞪着眼睛，对谢晓锋的思想感到吃惊，“没有

党籍，还有党性吧！虽然给我们戴上了帽子，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党和社会主义‘敌对’的位置上，老谢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”

“这种话我也说过！”谢晓锋分辩道，“可是人家批判我是毒蛇吐舌头，利用党的整风机会向党进攻！我的心算是凉透啦！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我阻止他们的争辩，“让我去代朱鹏挑水吧！不过，最好去请示一下常场长。”

谢晓锋又不同意。他说：“什么事都要请示他，以后放个屁都还要先喊‘报告’呢！右派同情右派，互相帮助，不存在立场不稳，界限不清，何必自己用绳索捆住自己手脚……”

经他的阻拦，我们也疏忽了，没有去请示常场长。我们三个人轮流帮朱鹏挑水，只叫朱鹏留在牛棚里，打扫卫生，疏通阴沟，兼带照应生病的母牛。后来被常场长发觉了，认为我们这种行为是非组织活动，事先没有向他报告，这是对他极不尊重的表现。他开始对我们进行挑剔。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喜欢奉迎、阿谀，喜欢人家开口带官衔，闭口称“长官”，事先多请示，事后勤汇报，借此显赫他的尊严，维护他的威信。常场长似乎在这方面的神经中枢更发达，更敏感。他之所以非常讲究这些，据说与他的出身经历分不开。他在政治上算个“暴发户”，来农场以前，是一个食品站里杀猪的屠夫，他不愿把自己的青春伴随着几把鬼头刀度过一生，极力想摆脱这种低人一等、名称难听的职业，所以当机关里精简人员，号召下放，他第一个跳到会场上，以他仅有的初中文化水平，不知从哪本杂志上找到几句诗，在食品公司动员下放的大会上，扬起嗓子高唱道：

或许懦夫叹惜下放“艰苦”，
享乐者也会说山区“寂寞”，
然而，新中国的青年一代，
斩荆披棘才是他唯一性格……

他戴着红花来到刚创建的畜牧农场。不久，大跃进擂响了战鼓，他又第一个报名参加青年突击队，修塘打坝。别人连干几天就病倒了，可是他不但白天干，晚上也干。当月色朦朦的晚上，他一个人溜到山谷里，躺在草地上喊号子，那些不到现场来的领导人，说他干劲比谁都大。不久，他在突击火线上入了党。在我们到来前不久，他就被分到桂花庵分场，当上了场长。

他一到桂花庵就向总部打了一份报告，并附上一张牧区示意图，介绍他用双脚走遍了附近山岗、谷堆、草地，追溯了永不干涸的杨柳河，说明这里是个草丰水足的天然牧场，是繁殖秦川牛的最好场所。要求把旗杆牛调到这里来，保证以大跃进的速度，两年过三窝，用不到几年时间，遍山是牛群。

越是说大话的人，越是象站在河滩上，总害怕自己的脚根不稳。越是刚做官的人，越是要维护他的“官”威。当天下午，常场长就把老田喊到他的房间，问道：“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吗？”他以为老田会回答他：“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”谁知老田衔着烟斗，回答他的只是嗞嗞的吸烟声。

“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？”

“场长有什么话说，就请指示！”

“我这个手指甲大点官，能指示你这个大厅长？”

“哪里话呢！你是代表党……”

大概这句话说得他心里很高兴，他也转变了口气：“听说你一贯好‘顶上’，省委你都敢顶。我这个小小的场长，工资还没有你降过后的零头多，恐怕更不在你的眼睛里！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”

“我对你安排不坏呀！”他眯着眼睛，“把你老婆安排在卫生所，还给你们两口子找间小屋睡在一起。按道理说，‘敌人’怎么能和我们干部同床睡在一条被筒里……”

老田实在听不下去，把脸转了过去。

常寄尘继续说：“现在周围农村情况，你知道吧？男女都组成大兵团，炼铁的炼铁，扒河的扒河，晚上倒在田坎子就当床啦！你们现在这样天天晚上睡个安稳觉！叫朱鹏挑点水，还要‘互助友爱’，你们只有互相监督。恐怕你们劳动太轻松了吧！”

“我们看朱鹏，他……”

不容老田解释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想多干点活，那还不容易吗！我也正想在桂花庵放个卫星！”

“放卫星？”老田有点惊讶。

“对！我们这里放卫星，不是要求三天生条小牛，而是三天之内，把牛虱子全部消灭。最近，省农林厅的首长要来视察……”

天啦！一点小事情没有考虑周到，就引出这么大的难题。这不是故意刁难，变相的惩罚吗？有些心胸狭窄，刁钻古怪的人，要想法子报复人，不是有句成语：“你想同我作对！好！我